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軍禮九

車戰

蕙田案古者戰陣之事有車有徒而無騎葢井田行則車有所出溝洫修則騎不得用故車戰之利戰守兼資不貴馳突而務為其不

可敗然於險阨之地則亦不用車而用人從所宜也井田溝洫廢騎兵起而車戰不可復矣至於齎器械載衣糧車亦有不可廢者古者有兵車有田車有乘車三者其制大約相同詳見考工記輪人輿人輈人諸職若車人所為大車羊車柏車則其式與今日之車相似非戰車也其用以戰亦有卒伍之法已詳見前軍制門今取其規製職掌并漢以下事論次以備考

周禮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注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車輢輢車傍也鄭司農云迆讀為猗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酋發聲直謂矛 疏有刃曰戈矛戟無刃曰殳殳主擊戈矛戟主刺

王氏曰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為四尺是軫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軫四尺謂

之一等自軫而上其事之等皆以四尺為差戈柲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于軫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于戈故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于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于殳故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于戟故謂之六等

王氏應電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矛者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衞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傍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

蔡氏德晉曰車謂兵車軫輿四旁横木所謂軫方以象地也四尺謂去地四尺也柲柄也建建于車輢也迤邪倚也崇高也戈柄建于輿上本六尺六寸以其邪倚故止四尺高也人長八尺立于輿上是高于戈

四尺八尺曰尋尋有四尺丈二尺也比于人又高四尺倍尋曰常丈六尺也又高殳四尺酋長貌矛鎗也常有四尺二丈也又高戟四尺自軫至酋矛其崇總以四尺為差此謂前驅車所建不然此車之上不可以建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速疾也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也已太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輪庳則難引 疏此

云造輪有善惡

高下大小之宜

王氏曰輪過六尺六寸為太高人斯病於難登不及六尺六寸為太卑馬斯病於難引其引之也常作登阪然

陳氏禮書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車之作尚矣或曰黄帝作軒冕不可考也車之制象天以為蓋象地以為輿象斗以為杠轂象二十八星以為蓋弓象日月以為輪輻前戴而後戸前軌而後軫旁輢而首以較下軸而衡以轐對人者謂之對車如

舟者謂之軸揉而相迎者謂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軏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輢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軨前横木可以名軨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輂直轅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

輿者有曲輿者鈎車曲輿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然禮有屈伸名有抑揚故論其任重則雖庶人牛車亦與大夫同稱大車論其等威則雖諸侯之正路於王門曰偏駕而已

蕙田案周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王行五路有先後之儀孔安國曰大路玉綴

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也葢王之行也乘玉

路而先之以象路次之以革路木路而金路

綴于玉路之後故云綴路也而周禮車僕掌

戎路之萃戎路即革路也然則革路即戎車

兵車之類矣

又案以上兵車之制

春官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即戎注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

飾即戎

謂兵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注萃猶副也

夏官戎僕掌馭戎車注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掌凡戎車之儀注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王氏應電曰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其君謂之卿佐也常以佐之為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儲也有故乃攝而代之其義各有所主也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為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使車驅逆之車

王氏應電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役使之車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三等之車既衆故其員亦六十人

蕙田案以上掌戎車之官

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

詩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箋言其戰地寛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疏煌煌言車之鮮故為明也

小雅六月戎車既飭傳飭正也箋戎車革路之等也其等有五疏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是其等五也吉甫所乗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乗與王同但不知備五戎與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

元戎十乗以先啓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

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朱子集傳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釆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傳方叔卿士也受命為將干扞試用也奭赤貌鉤膺樊纓也箋方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爾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簟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鞗革轡首垂也疏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路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故云鉤膺樊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鍚

有鉤亦以金為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彼注又曰樊讀如鞶帶之鞶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又下云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　箋交龍為旂龜蛇為旐此言衆軍將帥之車皆備　疏說文云軝長轂也則轂謂之軝考工記說兵車乘車其轂長于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纓束車轂以為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篆轂約也並以皮纓之而上加

以朱漆也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鉤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轂色宜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赤貌故知約必用朱也知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 傳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箋言戎車既衆盛其威又如雷霆

秦風小戎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傳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暢轂長轂也

朱子集傳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
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所載者爲大車則
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爲淺故曰俴
收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
衡橫于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以皮爲環當兩服
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
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

有靳是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
于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
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横側揜之以其陰映
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
陰板之上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
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
服驂馬之頸不當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靷
左傳曰兩靷將絶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

長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三寸比大車為長故曰暢轂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傳軜驂內轡也箋鋈之觼以白金為飾也

朱子集傳觼環之有舌者置觼于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軜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

王氏曰晉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路襄十四年左晉侯獻楚俘王賜以戎路之服僖二十八年左乾時之戰魯莊公喪戎路莊九年漢淮之軍楚鬭丹獲戎車桓公八年皆其君之

所乘者也然周之鋒車曰元戎秦之兵車曰小戎周禮車僕自廣車而下皆戎車也特不謂之戎路爾車僕凡師革車會同亦如之戎僕掌馭戎車凡巡狩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會同巡狩王雖不乘戎車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陳氏禮書 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楗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

不敢指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乗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為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絶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絶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此將

御所乘也

兵車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為簡子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哀二年蓋御無

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弓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弓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太僕則四駟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杜預云駟乘四人乘車

蕙田案此論乘車左右之禮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

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

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歴深澤者車之拂地也

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旂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于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陳氏禮書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公五年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公十二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公七年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

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云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

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叚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章氏潢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行則以車為衞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見周禮車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衞之車不設也葢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衞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揺也至春秋列國所云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

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揺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揺深得古法

馬氏端臨曰兵雖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竒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為子蟬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

於爭城爭地然於於勍敵之人初不迫人於險固如此至後世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

顧氏炎武曰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見司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

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毁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

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

蕙田案以上七條論車戰之道

觀承案車戰自是古法然與井田相待而成井田既廢已無車賦又無溝洫以限戎馬之

足而猶泥古之跡修言魚麗此房琯陳濤斜之敗所以貽笑於唐也

右車戰

詩大雅皇矣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 傳鉤鉤梯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閑閑動搖也茀茀强盛也 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 疏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將壞之貌

陳氏禮書詩曰臨衝閑閑毛氏曰臨車衝車也蓋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故荀卿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齊皆言衝車之大也衝或作幢說文曰陷陣車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櫓轒轀轒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也楚子使解楊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右攻城之車

春秋隱公九年左氏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注：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注：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宣公十二年左氏傳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注：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注：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

五人為兩車十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注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注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

成公七年左氏傳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注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

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昭公元年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注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注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注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注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注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為行注魏舒先自毁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更車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注魏舒輒斬之荀吳

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注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注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右春秋車戰

漢書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于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灌嬰傳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衛青傳青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單于

李廣傳陵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馬氏端臨曰先儒因考西漢書此數條以爲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立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

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文獻通考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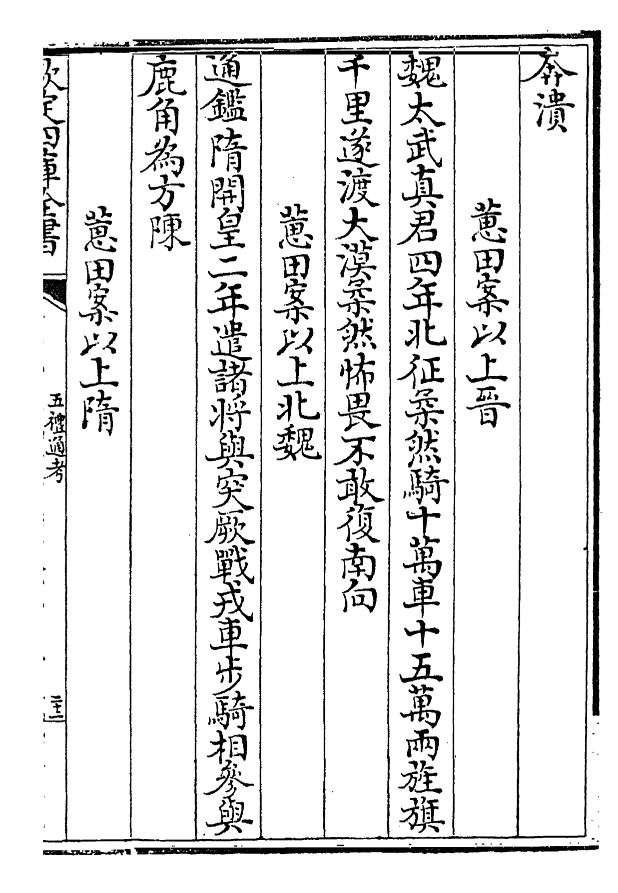
靈帝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蒐田案以上漢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凉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

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矟千餘與之魏師



奔潰

蒐田案以上晉

魏太武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柔然怖畏不敢復南向

蒐田案以上北魏

通鑑隋開皇二年遣諸將與突厥戰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

蒐田案以上隋

唐書裴行儉傳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詔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為敵鈔軍餒死行儉乃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伍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衝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房琯傳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股栗

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馬燧傳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戰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以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柵進擊大破之

蕙田案以上唐

李燾長編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敵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夫北敵所長者騎兵也茍非連車以制

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敵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塹以大車數千乘重疊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

來攻其營禦之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車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為寨脚令令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

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陂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邊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

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為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

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為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為敵所襲遂車又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為用者而況於車乎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上其說為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

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卒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為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

後彦圭卒得罪

欽宗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

文獻通考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

法竟不及施葢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為主也

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為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絓而止之類葢用車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

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陳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見在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冲方者爲歴陽守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用其戰車敗敵于清水鎮

蕙田案以上宋

又案車戰行于秦漢之下往往利少而害多

故唐宋兵志皆不載車制畧之也

右漢至宋車戰

舟師

蕙田案周禮卒徒車馬皆出于井田丘甸無

所謂舟師者春秋之季荆吴始大而地界澤

國水戰乃興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孟子曰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然則欲爭川與谿之險者其必不能廢舟矣後世用之者尤多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而世所傳六韜亦有水戰篇令輯為一卷附車戰後

春秋襄公二十四年左氏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注舟師水不為軍政注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軍

昭公十七年左氏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注舟師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

及泉（注：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注：隧出入道）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與吳人異形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二十四年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注：速召也）吳踵楚（注：躡楚踵跡）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

王於豫章之汭（注：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注：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注：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注：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左氏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注：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注：沿漢上下遮勿令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注：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注黑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注用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注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注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以其屬先擊子常之卒大敗之吳從楚師及清發半濟而擊之又敗之雍

濫五戰及郢

哀公九年左氏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

葸田案舟師之制不始于春秋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可見舟師之制不特餘皇之呼淮汭之舍始見于經傳矣但夏后時事荒遠無稽不若春秋

有據耳

右春秋舟師

漢書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别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注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為名也

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
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
凡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服虔
曰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
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應劭曰遺亦越人也
如淳曰番禺音潘愚尉佗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

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
巴黔中以西以其衆王滇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粤
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粤蒙迺上書說上曰南
粤王黄屋左纛地萬餘里實一州令以長沙豫章往水
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牂牁出

不意此制粤一奇也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莋關入
兩粤傳元鼎五年南粤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粤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粤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

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横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粤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粤東粤發兵距嶮使狥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榬終古斬狥北將軍爲語兒侯自兵未往故粤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

横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横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卯石侯横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横海校尉福爲繚嫈侯及東粵將多軍漢兵至棄軍降封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黄同斬西于王封爲下鄜侯

蕙田案武帝開昆明池以習水戰然樓船下瀨伏波横海諸軍皆用之于南粵東夷耳餘

固無所用之

後漢書岑彭傳　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田戎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闗樓立攢柱以絶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距漢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年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

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
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順風並進所向無前
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文獻通考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荆州追劉備
於當陽備遣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操遺權書曰今治水
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

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黄蓋曰

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

引軍北遁

二十四年孫權使吕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艄艫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遂以城降

蒠田寮以上漢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

馳馮往來又畫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造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

斷絶扵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晧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乗虛襲建康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衆軍騰勇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悉焚之賊衆大敗

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為神

蒠田案以上晉

唐書李靖傳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

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宏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宏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

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鈇懼椶名江南軍不及明日降

蒐田寀新唐書兵志不載舟師事無可考

又案以上唐

文獻通考宋太祖乾德初鑿大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為講武池　七年將有事于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

往來馳突為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
訖真宗朝歲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射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招集善波操舟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從之　四年夏四月兀朮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俘獲甚衆及其舟

千餘艘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于黄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缾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宫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

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兀朮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

舟篛蓬世忠軍亂遂潰還鎮江

紹興三十一年金亮渝盟入寇李寶以舟師禦之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

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首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

奏捷既至上命降詔奬之除寳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十一年亮親統細軍駐和州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

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

顯忠未至權聽留水軍舟船咸在允文督軍士决戰于

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鰍船載精

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絶江而來

諸將盡伏山崦敵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皆

旋為之底樞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盡為官軍所殺

明日允文又命戚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駐舟江心齊力射敵敵見舟無歸路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亮引去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于手上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弊　四年樞密院言潮州守臣傅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三指揮二百人專防海道以諳識水勢人充

蒐田案以上宋

明史兵志舟之制江海各異太祖于新江口設船四百永樂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兩浙及鎮江諸府衛造海風船成化初濟州衛楊渠獻槳舟圖皆江舟也海舟以舟山之烏槽為首福船耐風濤且禦火浙之十裝標號軟風蒼山亦利追逐廣東船鐵栗木為之視福船尤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毬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尾高柁樓三重帆桅二傍護以板上設木女牆及礮牀中為四

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露臺穴梯而上傍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發則皆俯發可順風行海蒼視福船差小開浪船能容三五十人頭銳四槳一櫓其行如飛艟艢船視海蒼又小蒼山船首尾皆闊帆櫓並用櫓設船傍近後每傍五枝每枝五跳跳二人以板閘跳上露首于外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為戰場中寢處其張帆下椗皆在上層戚繼光云倭舟甚小一入裏海大福海蒼不

能入必用蒼船逐之衝敵便捷溫人謂之蒼山鐵也沙
鷹二船相須成用沙船可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端銳
進退如飛傍釘大茆竹竹間窗可發銳箭內舷外隱人
以蕩槳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接戰無不勝漁
船至小每舟三人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鳥嘴銃可掩
賊不備網梭船形如梭竹桅布帆容二三人可哨探蜈
蚣船象形也能駕佛郎機銃底尖面闊兩傍楫數十行
如飛兩頭船旋轉在柁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速蓋自

嘉靖以來東南日備倭故海舟之制特詳

顧炎武海師説海道用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遣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

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

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臼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德田案以上明

右漢至明舟師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評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二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軍禮十

田獵上

蕙田案田獵之禮起於皇古傳曰古者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禽獸多則害稼穡故田獵以共承宗廟示不忘

武備因以為田除害也是以師之六五取象於田有禽程子以為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取則獵取之其義精矣至於順天時因地利備賔祭蒐軍實習勞懲怠辨尊明卑舉一事而衆善皆備者此也自秦漢以下毎代皆有田獵之事今折衷於周官考其沿革以類相附焉

易繫辭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趙氏汝楳曰田者必先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无虞不驅禽即我我反從禽故曰即鹿也

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何氏楷曰於師言田者古人一歲三田所以習武事也班孟堅云禽者鳥獸之總名言為人所禽制也

比卦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程傳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

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罔不煦煦然來比於我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

恒卦九四田无禽

朱子曰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

解卦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朱子曰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

錢氏一本曰獲三狐小人狐媚之臉至二而無不解得黄矢君子中直之道至二而無不行

巽卦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折中曰四居高當位載纘武功而田害悉去解獲三狐而此獲三品所獲者多矣

周禮春官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閲其車徒之數

王氏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振旅夏以茇舍秋以治兵冬以大閲此所以簡其能也

又曰攻鬬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以人情之所不欲者寓于所同欲之間此人情樂為之用而四時教戰所以皆寓于田

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王氏昭禹曰田以簡衆役以任衆

禮經㑹元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云農隙以講事然以四時講武使民奔走服役之不暇終身擾擾不得休息豈先王使民之政乎大抵成周致軍其於六鄉六遂之民本不盡用也雖曰田與追胥竭作必隨遠

近之地而遞征之何嘗一一盡致於司徒而聽教於
司馬也辨鼓鐸則有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
司馬之屬辨號令則有羣吏百官師家縣鄙鄉野之
屬辨旗物則有諸侯羣吏師都鄉遂郊野百官之屬
四時必隨其地之遠近師屬而遞教之矣大司馬於
四時之田亦姑總其大綱言之爾如此盡舉畿内之
民而教之吾恐所田之野四表相去才三百五十步
爾雖容百官且不足況六軍乎都鄙去王城五百里

雖一年調發且不可況四時乎

葸田案葉氏此條得古人馭衆之意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五曰田役之聯事

禮經會元成周田獵之制見於他官如大司徒則以旗致民小司徒則會卒伍以作田役鄉師則前期出田法簡其鼓鐸兵器修其卒伍州長則帥民而致之黨正則作民而治其政事族師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縣師則受法于司馬作其衆

庶牛馬車輦會其卒伍旗鼓兵器帥而至遂人則作野民帥而至遂師則平野民縣正則用野民帥而至稍人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鼓人則掌六鼓四金以正田役司常則賛司馬頒旗物及致民置旗弊之比田獵致民之禁令見於他官者然也山虞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為厲禁而守之收師則賛焚萊

獸人則時田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小宗伯則
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肆師則四時田獵祭表
貉則為位甸祝則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
奠于祖禰乃頒禽田僕則設驅逆之車小子則斬牲
左右徇陳此田獵致禽之禁令見於他官者然也成
周田政必分掌於六官之屬以其皆預田也而四時
教法則大司馬實總之是以仲春而教振旅平列陳
辨鼓鐸鐲鐃之用遂以蒐田祭社仲夏而教茇舍撰

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以享礿中秋而
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以祀祊中冬而教大
閱則合三時之所辨者而皆辨之遂以狩田以享烝
則大司馬因講武以寓田因致禽以修祀其禮然也
蕙田案葉氏此條實所以發明田役聯事之
意
觀承案田獵之禮大矣古者寓兵於農亦即
寓戰於獵蓋戰不可試也惟因爲田除害且

可供祭祀待賔客故教民田獵即於此簡車徒練軍實辨鼓旗備行陣所以教其坐作進退之方馳驅控縱之節已無不周至而其民惟知踴躍鼓舞以及時趨赴各有所得而反不知其戰陣之法已熟練於平素而無不精矣此古禮之妙所以使人悦而忘勞者也

禮記仲尼燕居 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陳氏禮書 周官四時之田春蒐以教振旅夏苗以教

芟舍秋獮以教治兵冬狩以教大閱鄉師於凡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兵器脩其卒伍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而大閱之禮為表百步則一表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帥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羣吏聽誓於陳前教以坐作進退之節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中軍以鼙令鼓銜枚而進獲者取左耳然則虞人所
萊之野穀梁所謂艾蘭以為防是也以旌為左右和
之門穀梁所謂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是
也其末田也教戰於此及田則驅禽以入天子發則
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置
虞於其中以致禽焉小宗伯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
須禽則饁獸于郊者月令所謂既田命祠祭禽四方
是也須禽詩傳及穀梁所謂擇取三十為俎其餘以

子大夫士是也田之服則冠弁服車則木路旗則大麾弓則夾弓庾弓矢則鍭矢殺矢其出也用牲于社宗而載之行其止也張幕設重帟重案而於是臨誓先王之於田宜社造廟祭禡祖繼之以饁獸于郊慎之至也

蕙田案陳氏此條敘田獵始終儀節正記所云有禮者也

王制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春秋隱公五年左氏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

疏爾雅釋四時之獵名與此同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其名亦與此同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徵言既絶曲辨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

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者歲之本以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謂之獮者蔡邕月令章句曰獮者捷取之名也

蕙田案經傳所說四時之田異說甚多周禮左傳四時皆田公羊注夏時不田其異一周禮蒐苗獮狩歲歲皆行左傳治兵振旅三年一舉其異二周禮左傳以蒐苗獮狩分春夏

秋冬公羊春苗秋蒐穀梁春田秋蒐其異三
案大宗伯言大田之禮則田者總名何故專
屬之春賈誼新書亦謂夏不田何也曰天地
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
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此說似
亦近理然周禮明有夏苗則亦不足據也餘
三說亦當以左傳為正
賈誼新書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也為田除害上

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蒐苗獮狩之禮簡戎事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謂之畋何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孝子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也

劉向說苑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

冬曰狩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蒐苗獮狩之義也故蒐苗獮狩之禮簡戎事也

右田獵名義

春秋桓公四年公羊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蒐田案何休以公羊夏苗但去害苗而不田

獵

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

蕙田案此即夏不田之說傳意謂有此禮而

不常用也可與月令孟夏毋大獵相發明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　䟽路門内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内有者不得出應門舉此可以知之

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陳氏澔曰夏獵曰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與三時大獵自不同

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教于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注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絶水取魚者罻小網也　疏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交相連接則獺祭魚謂

十月時魯語里革云鳥獸孕水蟲成于是乎禁罝罜羅網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後可以田獵鳩化為鷹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化為鷹則八月也以月令二月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鷹也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設罻羅者說文云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為羅罻羅總是捕鳥之網

蕙田案玩此條知古人田獵重於秋冬春夏雖有其制而不備也考之經傳謂四時皆田者周禮左傳穀梁傳也謂夏不田者公羊傳

何休注及春秋緯運斗樞也何休竟以夏無
田獵譏穀梁爲短固屬非是鄭康成則以緯
書爲孔子所作四時田者周制三時田者夏
殷制孔子欲改周制不敢顯露隂書于緯而
于春秋則仍用周制其說穿鑿而害道皆未
細玩月令季春羅網毋出孟夏毋大田獵及
穀梁四用三焉之義觀王制獺祭魚云云亦
專指秋冬又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即

周禮所載儀節亦惟治兵大閱特詳于振旅
茇舍古聖人順天時以取物因農隙以講武
春夏生長之候決不肯多殺以擾民也然四
時皆有農隙而武備不可以不時肄故斟酌
于四時之中而有詳畧之別焉其義精矣
觀承案周禮四時皆田以四時皆有農隙則
乘其隙而行之可也然王制已有天子諸侯
無事則一歲三田之文蓋夏禾方盛於田獵

原不甚相宜因思宣王車攻詩特標出之子于苗句此與六月之詩同意蓋宣王非無事之時既盛夏興師又行夏苗之禮以習軍陣也則平日之田不必四時皆行故周禮尤詳大閲之禮而豳風一之日于貉二之日載纘武功亦總在冬時然則田雖備四而行之當酌其宜要惟秋冬為重也

右田獵時令

周禮天官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注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疏

名物者謂獸皆有名號物色也案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以其一為主無妨四時兼有網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疏內則狐去首狸去正脊二者並堪食之物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王氏曰畋狩有時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云云是也取獸有法如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賤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獵有地如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是也及夫辨其死生鱻薨之物當公當

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訟者所謂政令也

地官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注田之地若今苑也疏迹人主迹禽獸之處有禽獸處則為苑囿以林木為藩羅使其地之人遮獲而厲守之

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令謂時與處也疏時謂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處謂山澤也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蒐田案以上官守職掌

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簡猶閱也稽猶計也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

孟子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奚獵較也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注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于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

蒐田案以上田獵簿錄會計

周禮春官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注木路不鞔以革漆

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 疏趙商問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

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注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 疏縣鄙在六遂之中王巡六遂縣鄙則六鄉州黨巡之可知舉遠以明近也

鄭氏鍔曰王田必乘木路者蓋木德盛於東方仁也王者之田不合圍仁也然以田以鄙或以為都鄙王者無循行縣鄙親自省耕之理然則或田于三田之地或田于縣鄙之地而已

王氏曰王行在鄙則去飾故乘木路

蕙田案木路之解以王氏去飾之說為確鄭氏東方木德之說太鑿以鄙之解以鄭氏田於縣鄙之說為確注疏解為巡行縣鄙案此官名田僕其下文所言皆是田事巡行事無據況國中及六鄉公田都鄙皆不見有巡行之文舉遠見近究曲說也

掌佐車之政注佐亦副　疏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案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

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氏鍔曰田必有佐車掌其政令使當田者則田當止者則止所以全人君之仁

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獸使前趨獲逆銜還之使不得出圍

鄭氏鍔曰自後驅禽使之就獲自前逆禽使不出圍

令獲者植旌注以告獲也植樹也

鄭氏鍔曰獲者植旌使人望其旌而知其獲禽不獨為己有也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為屬禽設此則令獲禽者自植以告獲也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注僕

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司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

周禮春官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注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其後至者

蒐田案以上田獵車馬旌旗

地官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注萊除其草萊也疏謂大田獵謂王親行也萊山田之野謂於防南擬教戰之處芟去草萊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步數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三而居

一偏

地官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

王氏曰澤野所謂藪也

蒐田寀澤中之獵不見於大司馬春秋內外傳所載如棠觀魚濫於泗淵之類又皆失禮之事居多然地官山虞澤虞並有大田獵之文則其事可以意會其從畧者殆以周官之時舟師未備故講武亦詳山而畧澤歟

詩毛傳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

門裘纏質以爲槸槸魚列反閭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

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

孔穎達曰田獵者必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塲擬殺圍之處或復止舍其中謂未田之前誓士戒衆故教示戰法當在其間止舍也既爲防限當設周衛而立門焉乃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

輪者其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入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若驅之其軸頭擊著門旁旃竿則不得入也所以罰不正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取左右相應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以此故有二門也

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

也又蘭以為防置旍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輦者不得入注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旍旌旗之名周禮通帛旍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作褐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輦挂則不得入門疏置旍以為轅門謂以車為營舉轅為門又建旍以表之以葛覆質以為槷質者中門之木椹謂恐木椹傷馬足故以葛草覆之以為質葛或為褐者謂以毛布覆之流旁握御輦者不得入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令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一握握四寸也輦謂挂著若車挂著則不使得入以恥其御拙也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命僕以級整設于屏外注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疏戎僕等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于軍門

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陣于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嚮南而陳司徒于陣前北面誓之也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案詩傳云褐纏旃以為門驅而入槷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內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

周禮天官幕人凡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綬注共之者掌次當以張

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注不張幄者于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

蒐田案田獵之前必先治其止舍之處以為防限是以山虞澤虞既已先期芟除草萊而臨時則又有戎僕等為之設其轅門正其行

列然後掌次幕人等共其幄帟而規制周密

矣若毛詩傳疏所言即今之圍場也穀梁月

令及周禮天官所言即今之帳房也考史記

五帝本紀黃帝以師兵為營衞遷徙無常處

此即古者營盤壘砦之遺制葢其所從來者

遠矣

又案月令以級整設於屏外雖專為季秋言

之然車攻之詩云之子于苗本為夏狩而毛

鄭亦以艾蘭為防之說解之則知此制固通于四時也

又案以上田獵場地陳設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　疏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誓民誓以犯田法之誓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案于經注則司徒主誓令田獵出軍亦于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

蕙田案以上田獵之前誓衆

周禮春官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注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

設席

陳氏曰大田簡衆大役任衆涖之不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設之或曰右几武事尚右也

蕙田案以上田獵几席

司服凡甸冠弁服 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

疏士冠禮及郊特牲皆曰委貌周道鄭注士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韠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為裳也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

尚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者冠弁可知

王氏應麟曰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甸則冠弁服左傳衛獻公不釋皮冠則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是正田用韋弁也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軍士之服通皆韋皮坊記注云在軍同服左傳均服振振郝氏敬曰冠弁即爵弁以緇帛為之古冠制小用緇布玄緇後世用為弁故曰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猶冕之言弁冕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鄭謂委貌非也委貌冠耳

蕙田案以上田獵冠服

夏官司弓矢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注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射鳥獸近射也近射用弱弓

凡矢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殺弓所用也鍭弩所用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射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于重又微輕行不低也）

蕙田案以上田獵弓矢

又案田獵所用之器物非先時而為之備則事不濟以上所列皆豫備事也先車馬旌旗次場地者月令七騶咸駕然後及蹔設車馬旌旗田獵之所首重無此則不能立止舍之

處也場地之下即次誓衆者月令疏壂設屏外司徒誓衆於其中故也自是而几席冠服弓矢至鼓鐸車旗器物則錯見於鄉師以下徵發諸條其先後條理可以意會也詩我車既攻田車既好詠車也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四黄既駕兩驂不倚詠馬也建旐設旄悠悠旆旌詠旌旄也決拾既佽弓矢既調詠兵器也車攻吉日二篇之所陳益畧備

矣

天官獸人時田則守罟注守謂備獸觸攫也疏時田謂四時田獵

右田獵官司戒具

周禮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注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民於其下疏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

史氏曰軍旅所以用衆大田所以簡衆衆之所聚政令行焉不有旗表其觀視何所趨向哉

易氏祓曰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于比閭族黨州鄉之聯也大司馬以旗致民致之于平列陳之際也

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

兵器修其卒伍注田瀆人徒及所當有

魏氏校曰簡者豫為閱計修者豫為配當古之勇好以整又好以暇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注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　疏鄉師為司徒致衆庶故還用司徒之大旗辨鄉邑者四時大鄉之衆與公邑之民皆在焉各分别為陣也

黄氏度曰鄉師致衆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閲于其鄉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

高氏愈曰古者因田以講武其事至重故鄉師特主治之

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注致之致之于司徒也掌其戒令賞罰則是于軍爲師帥　疏田謂田獵

黄氏度曰六鄉之軍聽于王王于司徒平居常自爲六軍之教故六鄉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也獨見之于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師而致之軍旅致之于小司徒役致之于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帥之而致于大司徒

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注亦於軍因爲旅師

鄭氏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

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注亦於軍因為卒長疏帥而以至者帥至于鄉師以致于司徒也

鄭氏鍔曰一旅之衆居則有比閭之聯而卒伍猶未之合有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于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遂為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有統則必合為卒伍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合則使之聯而不散簡則使之精而無敝又用鼓鐸旗物率之至于師田行役之所猶恐其不肅復掌其治令戒禁刑罰孰敢不率哉

縣師若將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注受灋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

黄氏度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必有縣師闗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為兵而主兵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作起也起其衆庶馬牛車輦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卒伍鄉法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甸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為卒伍故於此皆以司馬之法會之五人為伍百人為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為卒鄉為四閭野為四里車徒異部多少稱事

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注役謂師田遂之大旗熊虎疏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

至者謂令縣正以下遂人遂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令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為旗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鄭氏鍔曰國有功役之事又有師田之事功役則用當役之人師田則衆民竭作故於事言野役於師田言野民當役之人則致之使自至衆力竭作則其事大有以作而起之遂人帥而至掌政治禁令以齊一之則衆雖繁不亂矣

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注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鄭司農云比讀為庀　疏野民謂六遂之民比叙者校比次叙其行伍而行賞罰周禮云比者後鄭皆為校比先鄭皆為庀為具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也

魏氏校曰未至師遂師先以軍法部署而行賞罰帥而至則賞罰一聽於大司馬及大司徒

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注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

稍人若有師田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注有軍旅田役之戒縣師受灋于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惟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偏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　疏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

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受法于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也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故云以聽于司馬也

蒐田案起徒役之事惟田與追胥竭作則是田獵起徒較他事獨衆凡經文師田連言者令於出師門内不復分析兩載總入田獵内可以互見云

又案六鄉之鄉師州長族師黨正等官六遂之遂人遂師縣正等官皆平日治民之官也

及其有師田之事則凡起徒致民之政令皆以屬之遞相統率以致於大司徒因以屬于大司馬惟比長閭師鄰長里宰酇長鄙師諸官所轄者少故不復詳但於閭胥云凡春秋之役政聚衆庶則讀法鄙師云凡作民則掌其戒令酇長云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里宰云掌比其邑之兵器以待有司之政令如是而已

又案出師之制先發六鄉為六軍次發六遂為十二軍自近而遠各有差等田獵亦宜然故經於六鄉之官言師田者四六遂之官言師田者三若稍人不過一條而縣畺則無文蓋六遂已不常發稍地則所發尤稀縣畺則其地益遠田獵徵發未必及之此經之所以畧也然又有說者大司徒地官之長固無所不統矣而縣師之所掌亦兼邦國都鄙稍甸

郊里之地域則是從六鄉以外及於邦國無不統轄又遂人掌邦之野鄭云此野爲甸稍縣都則遂人於畿内亦無不統轄遂師云經牧其田野疏遂人兼掌采地采地有井田法故此經云經牧其田野則遂師於畿内亦無不統轄其各條内所言師田蓋連稍縣畺亦并包在内此皆經外之意可以推而知也

國語周語王治農於藉搜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

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

右田獵徵發政令

周禮春官小宗伯凡王之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注肄習也為位小宗伯主其位

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注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黄帝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什百而多獲

詩小雅吉日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注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　疏言王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為龍馬者是也

何氏楷曰既伯既禱田祭也伯通作貊亦作貉鄭司農讀為禡王制禡於所征之地孔叢子云已克敵使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鄭玄云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亡其田獵之祭則名之為貉周禮蒐苗獮狩有司皆表貉於陳前鄭注謂貉讀為千百之百於立表

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杜子
春讀亦同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禱
氣勢之十百而多獲邪禹云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
獲百倍也愚案貉貊本是一字以百解貊無乃強解
讀貊為百亦未必然又有言祭貉以導獸者要皆附
會以愚意揣之政錄古人讀貊與禡同音遂訛禡為
貊耳禡祭名也故字從示其意焉諧聲義必有取或
殺馬為牲或以馬者國之大事克敵必藉焉故為馬

祈福亦未可知師田皆行軍之事其同有禡祭焉宜也觀說文既伯作既禡可證今韻會中伯字亦有禡音蓋縣伯貊相訛而然無足疑者此既伯即田獵之日表貉之祭也毛傳以伯為馬祖案周禮校人職云春祭馬祖鄭以為天駟天駟房也晉天文志云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孔云馬與人異無先祖可尋故取孝經說房為龍馬是馬之祖一云行神四時之祭各有所為

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從未聞馬祖有伯之稱也祖者始也伯者長也二義懸殊何得以伯當祖乎祈福曰禱毛以為禱獲是也戰必禱克田必禱獲說文作禂云禱牲馬祭也案禱牲馬祭分為二事周禮甸祝職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注云為田禱多獲禽牲為馬禂無疾觀此禂牲即貉祭所禱禂馬即校人四時之祭所禱皆名為禂也此詩既伯既禱乃甸祝所職也爾雅以為馬祭似誤以禂牲為禂馬

耳

周禮春官肆師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注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

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禰父廟　疏非時而祭曰奠

王氏曰舍奠有牲而無尸所謂造於祖也

鄭氏鍔曰將出田必行釋奠之禮以告于廟乃載遷廟之主以行其載以祖為主故舍奠于祖廟禰則但祭而不載亦如之謂舍奠也

右田獵祭祀

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

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于農

疏爾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反尊卑者出則壯者在前老弱在後入則壯者在後老弱在前

孔氏頴達曰春秋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

黄氏度曰四時之田先教振旅王者之兵出於萬全

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　疏熊虎之旗

鄭氏鍔曰司徒於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六鄉之民遂人於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六遂之民民之目熟

於熊虎之狀久矣及是時鄉遂之官致之而來司馬亦以旗致之因民之所習熟者使之易知耳

王氏昭禹曰田獵所習無非軍事故平列陳如戰之陳平者高下如一之謂雖如戰之陳而平列陳則無事於戰矣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

鄭氏鍔曰春陽用事雷始出地於卦為震而鼙人冒鼓必于起蟄之日教以此時從其類也軍將者卿六

各為一軍之將提使師帥執之者五百人之衆左提右挈在掌握之意旅帥視師帥為卑故執鼙鼓之小而卑者也百人之卒長知其當止則止故使執鐃兩司馬知其當進則進故使執鐸以通鼓五人之長曰公司馬軍制自五人始人之寡不能節制則衆皆無節故使執鐲以節鼓其職至卑其名乃同於司馬欲重其權以服人也

黄氏度曰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於教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分將而元帥居乎其中

蕙田案王不執鼖鼓而執路鼓者鄭康成謂尚之於諸侯也鄭剛中亦謂王道之大無所不通以道統衆不必自執軍中之事諸侯從

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尚之於諸侯令考鼓人職軍事宜執鼖鼓而路鼓非軍事所宜用但以其有四面象人君聲教當四達無間而已則侯之執鼖非所以尊尚之而使衆聽命也王志長謂諸侯入朝佐王田獵不敢以將鼓之事上煩天子故代王執鼖鼓以鼓軍事此說得之

又案賁鼖古字通用蔡氏宸錫欲改賁爲鼖

亦不必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注習戰法退疾徐疏數之節疏坐作進大閱具言於此畧說

李氏嘉會曰兵事宜尚威武敏捷必以進退疾徐疏數教民者觀武王伐商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兵在於結陣之固進退之齊武侯八陣進則皆進止則皆止所以不可破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鋭士終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者由此而已

蒐田案坐作進退等皆戰之事四時之田雖皆爲教戰而設然所專於戰者秋之大閱耳

餘春夏從畧而春教振旅主於藏兵不用則尤畧之實䟽最得經意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注春田曰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　䟽蒐搜也春時鳥獸孚乳搜取不孕者誓曰無干車云云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陣不逐奔走誓民即大閱羣吏聽誓於陣前鼓者即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以下此祭社

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鄭氏鍔曰雖教之有素一旦出田野臨干戈安得不三令五申之此司馬所以誓之也　又曰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大司馬乃用火田者蓋春而焚萊將以田也春而焚山林傷生意也所以有無焚之令

王氏曰社者土示也

蒐田袝有司表貉鄭康成謂大司徒鄭剛中以為肆師甸祝王平仲刪翼戴王氏說亦以為甸祝考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若大司徒總率鄉

遂諸官恐不必以表貉事屬之當以剛中及

王氏說為正

春官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注社軍社宗遷主也 疏肆師為位祭也

孔氏穎達曰春時四方施生獵則祭社為主

蒐田案表貉之祭四時田獵之所同也社宗之祭春蒐之所獨也

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因蒐狩以習武事車軌塵馬候

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注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不失其馳不失馳騁之節

蒐田案此田獵命中之法蒐狩並稱故附于此

右春蒐

周禮夏官大司馬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 注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疏草字釋茇止字釋舍 孔氏穎達曰夏教茇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舍

鄭氏鍔曰詩曰召伯所茇又左傳言晉大夫茇舍從之凡言茇者皆草舍也教茇舍者教以草止之法軍行而草止未有營壘之所草止之地防患尤嚴防患之道夜事尤急教之無素則是以衆子敵矣教茇舍獨于中夏以月令考之孟春草木萌動季春生氣方盛惟夏之時生於春者至是益長長于春者至是益茂軍屯其中患生不虞又況莫夜之時

羣吏撰車徒讀書契注撰讀曰筭筭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疏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甲士步卒之等

蕙田案康成以撰為數擇書契為簿錄即師田以簡稽也天官小宰言之蓋在平日大司

馬則在臨期彼此互見耳

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及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古者軍將蓋為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也此六者皆書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于夜於是主別其部職

黄氏度曰號名為夜事令軍夜有號康成以為徽識被之以備死事夫徽識綴于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鄭氏鍔曰帥為六軍之帥公邑閭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六遂也或以門或以號或以邑或各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稱為主將者名號若此為卒伍者從而稱之耳闇而心知心存而意屬莫夜之間亦識所從矣帥以門名葢門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帥者人之所由以進退取象猶門也縣與鄙一為天子之吏一為公卿王子弟故各以其名所以別異其為某縣某鄙之人大夫用號者則為美稱也鄭謂公卿大夫其身在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擾之類是以家號為名也六鄉有六州長鄉之軍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之名名之言某州之師也六遂於鄰長言邑中之政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衆寡於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此六遂為邑之證也故言某邑之師

王氏與之曰芟舍之教乃下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徽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先儒不知夜事與夜戰不同多以管仲內政之作使之晝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引證司馬夜事在於休兵管仲夜戰所以用兵豈可同日語

蒐田案康成謂號名為徽識以備死事說太迂遠但黃氏即以號名為夜事則非也夜事仍當為戒夜守之事方與芟舍義合次點王氏下寨之說得其旨矣

又案帥縣鄙家鄉野等名鄭剛中說與康成注有異今考康成說則以縣鄙為六遂之長家為三等采地之長鄉為六鄉之長野為四處公邑之長而帥則六軍之帥統之者也其說整齊該括剛中以縣屬公邑又添閑田已覺支離又以鄙屬小都則三等采地僅舉其一豈不挂漏家為大夫亦與遂大夫鄉大夫相混不如康成說之的確矣

又案州長黨正等名據平日治民而言軍將師帥伍長等名據出師臨陣而言其實一也然則師以門名已統縣鄙等項在內辨號名也者如欲稱師則以門欲稱縣鄙則各以其名亦其實一耳

其他皆如振旅

王氏昭禹曰若平列陳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注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

治苗去不秀實者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稀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疏車行遲故取獸少引王制者據始殺而言毛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據始殺而言也

蕙田案周四時宗廟之祭用仲夏此一確證

鄭氏鍔曰礿以飲為主四時之享皆用孟此中夏而享礿非常祭也葢因田而享也田已得禽則歸而享祀猶戰而得儁則歸而告廟也

剛中以為因田而享謬矣

右夏苗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卿大夫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 疏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武故也軍吏者從軍將以下至伍長皆是軍吏各書其事與其號者即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之等秋雖不具辨號名亦畧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也

孔氏穎達曰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匿邪惡故教兵

王氏昭禹曰旗物以作戰也故於治兵辨旗物之用

鄭氏鍔曰九旗曰常曰旂曰旟曰物之類其義不一自王而下以至百官分而載之各寓意義於其間非苟然也得天而久照者日月之常治兵載大常以見王者有常德而立武事之意凡旗之畫皆二物旗獨畫龍相交非也交與蛟同諸侯於國有君道龍之象也入朝有臣道蛟之象也所以載蛟龍之旂熊虎之噬百獸畏之軍吏者六軍之帥當以威武為先載熊虎之旗使將卒畏威而趨令也通帛則不畫他物純而不雜也師都則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在都鄙者也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所以載通帛之旜此言鄉遂又言郊野則師當為都鄙之吏明矣雜帛為物則雜而不一也鄉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比閭族

黨之名遂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鄰里鄙之號可謂雜而不一矣所以載雜帛之物龜有甲以自衛蛇有螫以毒人皆北方之屬也天地之氣始于北方幽陰之所聚而龜蛇者至幽陰之物畫之于旐以示夫殺氣之所始也先能自衛者然後可以殺敵所以載龜蛇之旐書曰我則鳴鳥不聞謂鳳也隼之物為摯宮而貪殘之鳥也詩云鴥彼飛隼其飛戾天易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彼乃鷹鸇之類安可與鳳為伍耶此言鳥隼說者皆以為鳳及隼起當為鷹隼也與隼共文不可謂之鳳明矣交龍取其能變化熊虎取其有威龜蛇取其能自衛則鷹隼取其勁疾矣百官者六鄉之屬欲其臨事之勁疾所以載鳥隼之旟凡行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謂此四者然軍法正成于鄉遂而鄉遂大夫乃不預四旗之列而載物者說者謂其象已屬于軍吏已無所將故也凡旗皆謂之載者言載之于車上也既有旌旗又有

小徽識之上各書其事與號以為別識也司常謂之畫此謂之書王安石謂書詳於畫既書又畫使人易辨而已余以為司常指大閲而言此指治兵而言大閲畫治兵書各有所主不一法也

蒐田案仲春之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即仲夏之縣鄙家鄉野也而此諸官亦即仲春之所謂軍帥仲夏之所謂帥也仲春不言百官則有詳畧之異耳由今思之大司馬言四時之制則自鄉遂以達於采地宜悉舉之詎有諸侯從獮之制咸在而反遺於畿内

者仲秋治兵尤重於春夏則官當尤備鄭康
成以軍吏為諸軍帥是矣而以師都為遂大
夫以鄉遂為鄉大夫郊為州長縣正以下野
為公邑大夫其中尚缺采地則不得不以百
官為卿大夫試思仲夏之百官既解為各以
其職從王者至仲秋之百官而忽異其解已
屬不確況夏苗猶備百官豈秋獮獨無之乎
竊以康成之言未是惟鄭剛中之辨最為精

確葢剛中據司常大閱之文以軍吏爲郎大閱之孤卿與𡙡舍之帥以百官爲郎大閱之大夫士與𡙡舍之百官以師都爲郎大閱之師都與𡙡舍之縣鄙以鄉遂爲郎大閱之州里縣鄙與𡙡舍之鄉及野以郊野爲公邑閒田之吏與鄉遂之郊野異如此則整齊包括處處皆通矣其辨𡙡舍之縣鄙與司常之縣鄙名同而實異尤精

王氏應電曰案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正與此同此外所載皆異夫司常于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並當以之為準惟安營出戰則旗法與此不同若其初至不當又有所更置益旌旗以一人之耳目豈得數易以亂之此蓋誤文也

蕙田案王昭明以旗旜等有誤文蔡宸錫亦謂此節旗旜物旟四字顛倒誤寫旗當為旜旜當為旗物當為旟旟當為物宜以司常職之文為定此說精確當從之

遂以獮田如蒐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注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

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疏

鄭以祊為誤者祊是廟門之外惟祭宗廟及繹祭乃為祊祭今因秋田而祭當是四方之神

鄭氏鍔曰秋氣肅殺故田以殺為主

王氏昭禹曰以物成于秋所取者衆故也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

又曰春物始生故為民祈而祭社秋物既成故為民報而祀祊

春官肆師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注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來歲兵寇之備

鄭氏鍔曰君子除戎器戒不虞故知戒為禁備之事

陳氏暘曰先王之時必預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為備也春秋時鄭石奠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則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然後為治也之事

蒐田案書卜三龜一習吉又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即傳所云祥習則行也

又案漁卜來歲於秋獮而春夏冬不卜者秋狩則專於治兵也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　疏厲飾謂嚴厲武猛飾謂容飾也熊氏云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

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陳氏祥道曰周官司服凡田冠弁服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蓋周秦之禮異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注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　疏謂獮田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四方有功于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于郊以報四方神也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右秋獮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冬教大閱注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

軍
實
孔氏穎達曰冬教大閱者以冬閑無事脩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也

王氏詳說春辨鼓鐸鐲鐃之用夏辨號名之用秋辨旗物之用至冬則戒衆庶修戰法而及於旗物鼓鐸鐲鐃要之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所謂以旗致民是也辨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書其事與其號也三時之田各以其所辨者為主耳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　注羣吏鄉師以下　疏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以下則若州長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國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

帥而至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注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汙萊

易氏祓曰表以步度之步長六尺百步則一為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為二百五十步矣大閱必用四表所以寓王者節制之師而大武之四表實象之蓋周都西南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夾振之而駟伐則有振鐸作旗之義歷二表三表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者也商都東北四表在北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復亂以飭歸則有鼓退鳴鐃且卻之義歷三表二表而復于一表則樂終而德尊者也大閱亦然賈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與樂記之

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之良法當以樂記為正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大何以容大閱之衆若以開方論其勢誠窄若據虞人萊所田之野則廻野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衆不以步數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宜止容六軍而已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注質正也弊仆也皆坐當聽誓

李氏嘉會曰四表止于二百五十步坐作進退步行趨驟為力不勞軌範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鄉黨

鄰里自然情親勢一敵不可乘此古人結陳堅固也

易氏祓曰及田之日司馬建熊虎六斿之旗于虞人所設後表之中據樂記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於是羣吏如鄉師以下以其旗物及鼓鐸鐲鐃等各帥其民而致于大司馬

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注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疏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令雖屬司馬猶是已之民故使司徒誓之也

易氏祓曰衆庶已集命之皆坐于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自軍帥而下皆南面向表誓于陳前

鄭氏鍔曰坐而聽誓斬牲以徇所謂三令五申也今見于司馬法曰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其慮也商

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車徒皆坐使羣吏聽誓者羣吏各帥其衆有誓而羣吏聽之則傳達于所統之衆簡而易知無敢不從矣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注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鼓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掩上振之為摝摝者止行息氣也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

乃止坐作如初 注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注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注鼓戒戒攻敵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

鄭氏鍔曰每鼓一闋則車一發而徒一刺至三而止是謂節制之兵三發即書所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三刺即書所謂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之意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注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 疏乃鼓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南為始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注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異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陣疏軍門曰和者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立兩旌者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于紅正也又云刈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是其車也車徒異羣者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臨陣則車徒異羣故車人有異

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注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

禮庫曰先王車戰不求大勝求為不可敗而已鄭莊欲驅馳中原始為傲利之名故鄭莊始用徒兵自中行穆子乃毁車以從卒自左師展始乘馬自趙武靈王始用騎先王兵制敗壞而不可復實自莊公始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

鄭氏鍔曰驅則自後驅之使出逆則自前迎之使入驅其後則獸無所逃逆其前雖欲出防而不可得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

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注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于公小獸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豜五歲為慎玄謂慎讀為麎爾雅曰豕生三歲曰豵豕牝曰豝麋牡曰麎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

易氏祓曰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法一焉

王氏昭禹曰不專取左耳則効功者疑于獲一而効二取左耳以効功所以謂之馘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注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尅勝而喜也

易氏祓曰驕如馬之驕譟如烏之譟以示勝敵

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注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衆物多故得取也

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孔氏穎達曰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于物有功之神于四方也

蒐田案月令季秋祭四方正義謂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乃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

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鄭借季秋之禮以釋冬狩之義者蓋秋祭雖以四方為主亦兼祭社冬祭雖以宗廟為主亦兼四方故互相證之耳

黄氏度曰徒取禽車列陳不動雖戰亦然至此徒止遂獻禽

易氏祓曰春社夏礿秋祊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之者以外行致禽饁郊之禮然後獻禽于宗廟故謂之入

鄭氏鍔曰此戰勝而歸獻捷于廟社之意也郊言馘獸烝言獻禽豈用大于郊而用小于廟別而言之則禽獸有大小之殊合而言之獸亦可謂之禽也

右冬狩

天官獸人及獘田令禽注于虞中注獘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云獘田謂春火獘夏車獘秋羅獘冬徒獘虞中謂虞人萊所田之野及獘田植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禴秋獻禽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于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疏注猶聚也

春官甸祝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注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于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疏獮山山虞植旗獮澤澤虞植旌是為所表之處

鄭氏鍔曰田畢虞人植旌旗于所表之處令獲者各致禽其中甸祝則禽而屬之使禽獸以類相從也

地官山虞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注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疏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山虞是士雖有熊虞為旗仞數則短宜三仞

易氏祓曰弊田植旗獸人所謂令禽注于虞中是已致禽而珥之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

氏謂珥當為衈取其左耳以效功故曰衈葢取字之偏旁以為左耳其說未為不善如肆師小子羊人言祈珥鄭氏亦曰珥當為衈羽牲曰衈且引襍記之言成廟則釁之與此效功之言不同人取左耳為毛牲謂羽牲曰衈其文自相背馳況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饁獸于郊皆行祭禮于致禽之後不應致禽之後方取左耳以效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曰珥當為弭字之誤也弭謂小祝之弭兵災葢田獵所以訓兵弭災正田獵之事肆師于狩之日涖卜來歲之戒亦弭兵災之意

蕙田案珥字之義或云取左耳效功或云祭名或云弭兵災也三說不同但取左耳與致禽事屬相聯于文義尤合祭以弭災說似迂

遠且又非山虞所當掌也

夏官田僕及獻比禽注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鄭氏鍔曰及田者獻禽校次而比之則大小各從其類然後大獸可得而公小獸可得而私

地官澤虞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注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疏山虞致禽謂輸之于公當致之于虞旗之中而珥焉以効功此云屬禽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則致與屬不同而鄭云猶致禽者欲明山虞澤虞文旨不足互見為義耳

王氏昭禹曰山虞以旗致禽則熊虎乃山物也澤虞以旌屬禽則鳥羽澤物也

春官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注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于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與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而分之

甸祝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注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禂讀如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疏羣神之兆皆在四郊還國過羣兆遂薦之案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入腊人者案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據重者而言

劉氏彛曰禱牲禱馬者人因畋禽以祭牲守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也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也詩曰吉日惟戊既伯既禱其是之謂乎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

陳氏澔曰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為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以為祭祀之豆實也

春秋桓公四年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佳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賔客三為充君之庖

昭公八年穀梁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取三十以共乾豆賔客之庖射宮澤宮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

禮經會元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賔客三爲充君之庖若然則田獵特爲三事講也今觀大司馬四時之田皆因田而講武豈徒爲賔客庖豆之奉而已哉蓋王制特爲獲禽設也非爲講武言也周

禮非區區於獲禽而實拳拳於講武也然知古人因田事而講武而不知古人因武事而寓田講武本非古人之得已而殺禽亦豈古人之本心哉古人不以無事而講武亦不以無事而殺獸是以因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苗獮狩之儀因蒐苗獮狩之田而為社礿祊烝之祭如此則講武為有名而殺獸為有禮也

周禮天官獸人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注共其完

者

凡獸入于腊人注當乾之皮毛筋角入于玉府注入玉府給作器用

右須禽供祭

天官掌次諸侯師田則張幕設案注謂諸侯從王師田者

禮記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陳氏澔曰綏旌旗之屬也下偃仆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于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

蒐田案詩毛傳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

然後士大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抗即下也亦即周禮大司馬之所謂獘也

陳氏禮書天子諸侯發則抗大綏小綏殺之時也王制言下大綏小綏旣殺之時也

周禮夏官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鄭氏鍔曰此三者皆行馬之節然後尊卑之分定矣田獵雖從禽之樂君臣不可並驅必有先後遲速之等乃所以為田禮先儒以為提遲于馳皆取尊者體促之義深知經者也

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

蒐田案以上諸侯從天子田獵

春秋桓公四年公羊傳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

蒐田案以上諸侯自行田獵

右諸侯田獵

史記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

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陳氏祥道曰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産止之

蕙田案陳用之謂大夫無田獵之禮此說非是考賈誼新書論諸侯田獵之禮云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禽是大夫明有從國君田獵之事周禮田僕王提馬諸侯晉大夫馳王制天子殺下大綏諸侯殺下

小綏大夫殺止佐車云云則大夫並有從天子田獵之禮矣王制又有大夫不掩羣云云則大夫又明有自行田獵之禮矣其禮錯見他門可以互考

右大夫田獵

詩小雅車攻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朱子詩傳大庖君庖也不盈謂取之有度不極欲也

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

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賔客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宫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

周禮地官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注為其夭物且害心多也

麛䴠麑鹿子　疏案月令孟春云不麛不卵又王制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者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其月令季春云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禮記王制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陳氏澔曰合圍四面圍之也
掩羣者掩襲而舉羣取之也

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劉向說苑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禽不麛
卵不殺孕重者春蒐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
之

陳氏禮書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諸侯

在國之禮也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諸侯從王蒐之禮也

春秋昭公八年穀梁傳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注過防弗逐戰不逐奔之義面傷嫌誅降不成禽惡虐幼小

詩毛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蒐田案防謂田獵之埸防限也

國語韋昭註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

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鳥眭而不逮不出頽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

右田獵取物之仁

書五子之歌太康畋於有洛之表

賈誼新書商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

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

詩豳風七月序陳王業也周公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注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孟冬天子始裘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注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疏至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戰鬬不可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閑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備矣

書無逸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

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詩召南彼茁者葭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朱子曰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而美之

春秋昭公四年左氏傳成王有岐陽之蒐注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

通鑑前編成王五年蒐于岐陽因盟諸侯

詩小雅車攻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朱子詩傳宣王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詩說車攻宣王大閲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吉日序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傳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賔客且以酌醴疏虞人既驅禽待天子既以張我天子所射之弓既挾我天子所發之矢發而中彼小豝亦又殪此大兕也既殺得羣獸以給御諸侯之賔客且以酌醴與羣臣飲時為俎實也

通鑑前編宣王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田獵

講武

鄭風叔于田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疏國人注心于叔說之如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材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蕙田案段不義而得衆莊公養成而後處之是弟慢其兄實兄絶其弟序言刺莊公者得

之叔不足道也

齊風還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張氏敘曰讀此而齊之泱泱表海富強莫敵者可見而其急功利喜夸詐之習亦不掩矣詩可以觀豈不

信哉

盧令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秦風駟驖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

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一

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于讎者則曷為將一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一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昭公八年秋蒐于紅　注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縣西有紅亭

左氏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注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

也

公羊傳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王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　穀梁傳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二十年左氏傳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

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閒

定公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注夏蒐非時

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注冬獵曰狩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　左氏傳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而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是良弓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弓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右經傳田獵之事

五禮通考卷二百四十二